

他在犯罪

麦云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舞台設計 王 秋

人 物：黃經理——某市食品公司經理。男，約35歲。
姜秘書——黃經理的秘書。男，約40歲。
王書記——黨支部書記。轉業軍人，男，約35歲。
小 趙——會計員。女，約20歲。
小 包——黃經理的通訊員。男，約16歲。
李主任——省公司監察室主任，轉業軍人。男，約30歲。

地 點：在黃經理的辦公室。擺設得相當華麗，有兩張大辦公桌和一套沙發，和一張通訊員的小桌。門口通到外面。當中有幾個玻璃窗。辦公桌上有電話。

一個冬末春初的早晨，小包在打掃辦公室，打掃完，拿起經理桌上的茶杯倒了一杯茶喝。趙上，手里拿着幾份報表。

赵：（咳嗽声。）

（小包吓得手忙脚乱，赶紧放下了杯子。）

赵：（故作严厉）小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为什么拿黄经理的杯子喝茶？

包：（看是赵，已很放心）那有什么关系？喝完擦擦不又干净了！（用袖子擦杯子。）

赵：（忍不住笑起来）算了吧！越擦越脏了，你要给黄经理看见了，非“训”你一頓不可！

包：嘿！你不了解情况，不要乱发言。现在才几点？才八点一刻。他不到九点不会来。这是完全可以保险的。

赵：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

包：你来干什么？有事请跟我说吧！

赵：哎呀！好大的口气。我要找经理研究报表问题，你能办得了？

包：怎么办不了？告诉你，你那些报表，那一个月都是我盖的章子。

赵：看你，又吹起来了！

包：你不相信？来，我表演一下给你看。（跑到门口，装着黄经理的样子，迈着方步进来）你看，黄经理进来就是这样。（用眼睛四面一掃）唔！姜秘书，你早呀！昨天那场戏可真好，你不去太可惜了，那个演诸葛亮的可是“没比”的了。小包！茶沏好了没有？（伸手拿起赵的报表）什么？报表！（猛然把报表扔下，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当是印章往桌上一扔）小包！拿去盖去，给我数数有几个写错了改过来的地方！——你看，这些报表，不都是我

盖的章子？

赵：那你說，黃經理對我們的报表，就連看也沒看？

包：（支吾）這……也不一定，有時候也看看的。

赵：（想了一會，搖搖頭）真沒法。小包，我這报表急得很，蓋好章就給我拿回去。（要走，又站住）你們這裡的空氣可真不好，一股味。

包：誰說不是呢！外面多暖和，可姜秘書就不讓開窗子。這股味都把我熏壞了。我給他開開去。（說着打開了窗子。）

（風從外面吹進來，刮起窗簾，帶進來一股氣味。）

包：（張着鼻孔，呼吸几下）唔！什麼味？

赵：就是我們後院堆着的凍魚喂，別的東西那有这么好味？

包：這股味不好，一定是天氣暖和，那些凍魚都化了，臭了！

赵：那可不一會兒我還要找經理談談。（說着下。）

（包走到窗前，張望一會，伸手想把窗子关上，關了一半，又把窗子打開。）

包：（自言自語）我才不關呢！魚臭了也不管，讓他們也聞聞！（掏出幾張白紙，卷成卷子，堵住自己鼻孔。）

（李背着小行李卷上。）

包：你找誰？

李：（放下行李，掏出介紹信）找黃經理。

包：（看信，念着）……茲派監察室李主任到你公司檢查財產管理工作……啊！你是省公司李主任。黃經理還沒來，請等一下吧，（把信交還給李）請坐。

李：（坐下）你貴姓？

包：我姓包。

李：你是黃經理的通訊員吧？

包：（有些拘束）是。

（李隨便翻閱一下放著的報紙，猛然聞著那股氣味，站起來走到窗前。）

（包一下醒悟，把鼻子上的紙卷子拿下來，裝個鬼臉，走到窗前伸手關窗。）

李：不要關，這是什麼味？

包：是我們的凍魚。

李：凍魚怎麼會有味？

包：大概是天氣暖和，有點壞了吧！

李：唔……（點頭不語。掏出煙卷銜在嘴裡，再掏出火柴，很笨拙地在划著。）

（包過來給他點着了煙卷。）

李：（笑道）謝謝你，我這只左手是假的，剛裝上幾天，還不太會使用。

包：假的！

李：是假的，你看看。

包：哦。

李：黃經理什麼時候能來？

包：（猶豫半天）他……他九點鐘才來。

李：你們不是八點上班，他怎麼九點才來？

包：（又猶豫半天）我說不上。

（李看看包，沒說話。）

包：（思想上有點變化）李主任，你是不是來檢查工作的？

李：（奇怪）是呀，你剛才不是看過介紹信？

包：我……我是個共青團員，不能亂說話，小廣播。如果我告訴

你什么，不算是小广播吧？

李：（笑）怎么能算是小广播！我是代表組織上来了解情况，你向我談些事情是向組織上反映情况。这怎么能算是小广播？

包：那我可就告訴你啦，黃經理天天都迟到，九点鐘才来。

李：他住得挺远吧？

包：他住得倒不远。

李：怎么住得不远，又会天天迟到？

包：他……他爱看戏，一看便到十点十一点，早晨就起不来，那能不迟到？

李：那么他怎么能把工作干完？

包：（冲口而出）他根本啥也不干，来了喝杯茶，再和姜秘書扯一會兒，轉几个圈就回去了（又怕說得不对，赶紧改口）……有时也干点工作的，也不是完全不干……

李：（看出他的心情）姜秘書是誰？

包：姜秘書？他就是姜秘書，（指姜的办公桌）他坐在这里。

李：姜秘書的工作很忙吧？

包：他有时很忙，有时不忙。經理不在时他也不怎样忙；經理一来他可就忙起来了。

李：（笑而不語）……嗯，你們是不是有一位姓王的党支部書記？

包：有呀！他是个轉業軍人。你認識他么？

李：我認識他。

包：他剛才还在外面和人說話呢，你不看看他去？反正經理不会来这么早。

李：（看看表）也好，我先看看他去。

包：我領你去。

李：行李放這裡可以吧？

包：可以，丟不了。

（二人同下。）

（暗轉，燈光復明時是一小時後。）

（包和姜同上。）

包：姜秘書。

姜：（大乎乎的不睬理他。隔了一會兒）小包，剛才和你一塊走的是誰？

包：從省里來的。

姜：他姓什麼？

包：姓李。

姜：（走到窗前，也聞着那股氣味，掩着鼻子大發雷霆）小包，小包！快把窗子关上，誰讓你把窗子打開的？快關起來！

包：（遲遲疑疑）外面冰都化光了，開開窗子換換空氣不好嗎？

姜：你快点呀，還不關去！

（包無可奈何，慢吞吞地把窗子关上。）

姜：（大聲咳嗽，大吐唾沫，仿佛要把吸進肺里的臭味吐出來）嘿！把房子都熏臭了，真是豈有此理！你是干啥吃的？這麼一股味，还把窗子打開？

包：這是魚味呀！我倒覺得挺好聞的。

姜：誰告訴你是魚味？

包：這还用別人告訴，聞也聞出來了。

姜：哼！（不理小包，回到自己的辦公桌。）

包：（自言自語）要不趕緊賣，明天更臭！

姜：小包，你說什麼？

包：我沒有說話。

姜：我看你最好別亂嘀咕，少說一些用不着的話。

（包瞪大眼睛，轉過來做個鬼臉。）

（姜把很多文件都搬出來，把桌子都擺滿，但又不工作，坐在沙發上抽煙。）

姜：省里來的人是幹什麼的？

包：（賭氣）不知道。

姜：（看見小行李卷）這是誰的？

包：不知道。

姜：怎麼會不知道！是誰拿進來的還會不知道？

包：是那個李同志帶來的。

姜：姓什麼？姓黎還是姓李？

包：（含糊地）姓李。

（忽然外面有人咳嗽。姜迅速地滅了煙卷，把煙頭放回煙盒里，回到自己辦公桌，裝出一付專心工作的表情。）

（黃經理上。）

黃：唔，姜秘書，你早呀。

姜：（假裝專心工作，好像看不見黃經理進來，等他說話才抬起頭來，恭敬地回答）黃經理，你早。

黃：又忙什麼啦？別太累了，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呀，累垮了對人民有損失呀！

姜：（陪笑）不要緊，不要緊。

黃：省里來的劇團今晚開演了，你告訴他們買票沒有？

姜：還沒有，一會兒就去買。

黄：小包！茶沏好了沒有？

包：沏好了。（倒茶，并拿报表上前。）

黄：什么玩艺？會計报表？（掏出印章）給我数数有几处写錯了改过来的！

包：我都看过了，沒有改过的。

黄：嗯，这还有些进步，拿去。（把章子扔給小包，左手拿着茶杯，右手背在后面，迈起步来。）

姜：黄經理，昨天晚上的戏怎么样？

黄：不怎么的，一般化。

姜：对呀，我听人家說也不怎么好。

黄：昨天晚上你們的会开的怎样？对去年的工作总结討論的怎样？

姜：（吞吞吐吐）……没有什么意見，就是有些同志說，这份总结把成績說得多了一些，缺点說的少了一点。

黄：唉！有些人就是爱片面看問題。只有会总结成績，肯定成績的人，才会进步。要象他們，一天淨說这个缺点，那个缺点，把自己看得啥也不是，那永远不会进步。

姜：是呀！我也这样解釋，但还是有人不同意。

黄：（搶着說）怎么，还不同意？

姜：后来我說，这份总结是根据黄經理的指示写的，請大家考虑一下領導意圖吧。

黄：是嘛！研究問題怎能沒个指导思想！哼！昨天誰反对得最厉害？

姜：是会計科那几个同志，他們搬出不少数字，說什么損失浪費严重，财产混乱不堪等等。王書記听了还追問半天。

黃：損失浪費嚴重？財產混亂不堪？這麼大一個攤子，十幾萬的庫存，誰保的了不損失一星半點？真小家子氣。我看他們就因為上次抽了會計科幾個記賬員下鄉，所以有意見。

姜：是呀！我看也准是這樣。

黃：今天有什麼事沒有？

姜：沒有什麼事。就是報社又來信催問上個月轉來的幾封人民來信，是不是給他寫個回信？

黃：什麼信？

姜：（看信件）一封信是說我們去年賒銷了一些香腸，長期不收賒款，有些人送錢來，我們說沒有賒，也不肯收錢。

黃：准是賒了香腸沒給錢的，這幫傢伙，占了便宜還來提意見，別理他！

姜：還有封檢舉我們把一些壞了的糕點扔到河里，說我們浪費糧食。

黃：糕點壞了，誰也不買，放着等長蟲子呀！再說，也用不着扣這麼大的帽子。

姜：他還說這些糕點還有其他用途。

黃：我們正經買賣已經够忙了，誰有工夫去賣破爛！

姜：對，這也不用管它。還有一封是說我們去年冬天，運來一火車白菜，因為運單寫錯了名字，我們拒絕收貨，結果扔在車站上爛掉一半。

黃：這件事怎麼我不知道？

姜：……這個，這個可能是他們沒有匯報吧？

黃：算了把。三分錢一斤的白菜能損失多少錢，拉倒吧。

（王書記上。）

黄：支部書記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看看这些人民来信。看看他們提些什么意見。我是絕對拥护批評与自我批評的。但有些人总在雞蛋里面挑骨头，我看这不叫批評，干脆就是打击！

王：好呀！給我看。

（姜把信給王。）

（包把報表盖好章子，將印章交还给黄，正想把報表拿出去，剛走到門口。）

黄：回来！

（包以为他要看看報表，把報表遞給他。）

黄：誰看这些玩艺兒。（掏錢）你去买兩張戏票，（問王）老王，你不看戏？好戏呀，省里来的剧团演全套“孙悟空大鬧天宮”。

王：（低头看信）我不看了，你們看吧。

黄：（对包說）要前三排的。

包：是。（欲下。）

黄：你回来！我再告訴你，（用手比划）你看，这里是戏台，你要买这里的，要是这里沒有，就买这里的，这里还没有，就买这里的，反正不买后面的。听明白了沒有？

包：听明白了。

黄：你說一遍。

包：（也用手比划）这里是戏台，最好是这里的……反正不买后面的。

黄：对了。

包：如果这几处都沒有，后面的买不买？

黄：那当然还要买。真費心，連买票都得說半天，去吧。

（包下。）

王：姜秘書，怎么这些信都是上个月轉来的，我們隔了这些日子还没有回信？

姜：这个……

黄：（踱方步）这些事早点晚点都没有关系。这些人提意見，也就是一陣風，眼睛看到什么，連想也不想便給报社写信，其实写完了，也就忘了。你答不答复，他也不管。唯一的結果，就是給我們制造麻煩。一点不差，就是給我們制造麻煩。

王：你真这样想？

黄：我真这样想。

王：可別怪我心直口快，老黄，你这种想法可够危險呀！

黄：老王，你剛从部队来，还不知道商業部門的难处，它不象部队那样有組織有基础。这是一个又破又旧的洋鉄桶，到处都是窟窿，你要堵住上面，下面漏了；你要堵住东面，西面又冒水了。只好將就着使用。不过話得說回来，現在总算比以前几年强得多了。前几年，連賬也沒有呢！你更看不慣了。

王：但你不想想，要是我們对那些漏洞都放着不管，国家交給我們的财产不早晚会被漏光了？你說我們这个社会主义的国营商業是个破桶子，是不是打算換个資本主义的桶子？

黄：嘿！你們这些支部書記，就是会扯到原則上談問題。

王：（笑）我看我們这个桶子不是个破桶子，正正相反的是个新桶子。漏是有点漏，但質量很好，收拾一下便坚固得很了。問題是看我們修理不修理。对不对呀，姜秘書？

姜：哦……对，对。

黄：你沒干这業務工作不知道这里的难处，說理論是好說，干起来可不容易了。再說我們这公司那样工作比不上人家？就

是有些缺点，恐怕別人的比我們还严重。不是我吹牛，省里这几十个市县公司中，我們要自認是第二，就没有人敢認第一。

王：是么？我給点东西你們看看。

（王打開窗戶，風吹起窗簾，帶進來一陣臭味。大家都掩着鼻子。王又把窗戶关上。）

黃：什么味这样難聞？

王：這是我們后院三千多斤凍魚，这几天天气暖和了，魚都化了，臭了。一斤五角，三千斤就是一千五百元，眼看都得白扔了，还說我們缺点不大？

黃：（大吐唾沫）怎么这样難聞！老王，你說我們有三千多斤凍魚？

王：对呀！是你指示業務科把这些魚留下来，說無論如何不要卖的呀，現在都放臭了。

黃：我什么时候指示業務科把这些魚留下来的？

王：是兩個月前，市場上沒有魚，你告訴他們不要卖的。

黃：唉！那时候我以为魚价会提高才叫他們別卖，現在魚价都下落了，他們还不卖。真是教条主义！

王：这也不能怪他們。保管員、營業員、會計員都向你报告过了，你还是說不卖。

黃：哦！（想了一会）他們好象說过，但我不知道有三千多斤，也沒有想到这样快便会化呀。

王：你該知道的，他們都写了書面报告給你了，你大概沒看見吧？

（黃有点生气，到自己办公桌上乱翻，翻出几个报告，看了一下，放下，

（作声。）

王：我現在来找你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召开一个支部扩大會議，吸收党外積極分子参加，大家通盤檢查一下目前工作，想想办法改进一下。

黄：好，好。真得研究一下。看究竟我們的成績大，还是缺点大。

王：什么时候开？

黄：今天晚上就开。

王：你剛才不是买了“大鬧天宮”的票了么？我看明天晚上开吧。也得給点時間讓大家准备一下。

黄：（气呼呼的）好！就明天晚上。

王：姜秘書，你也准备一下吧，到时好積極發言。

姜：……对，对，一定積極發言，積極發言。

（王下。）

黄：（目送王下，嘆气，狠狠地喝一口茶）当这么个食品公司經理真是啞子吃黃連。过去跟我在一塊的老同志，有当局長的，有当厂長的，有当县長的，就是我还在这个破买卖里当經理，天天为这些事情伤腦筋。可还有些同志总不諒解，今天說这个不好，明天說那个不好。就好象只有他們才爱护国家财产，我就不爱护国家财产？

姜：（火上添油）是呀，就是會計科那个小赵，連她也給报社写信，居然把冻魚的事也写上了。

黄：什么！小赵又給报社写信？

姜：那可不！你看……（把信遞給黄。）

黄：上次，她写信到报社說我們把土豆卖給农場喂猪的事，你和

她談過沒有？

姜：我和她談過了。我說（信口亂編）你有事情不和領導商量便往外面亂嚷，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……我還追問她寫稿的動機，說她往報社寫信，是出風頭，個人英雄主義，還有……我告訴她，你自己的賬還沒有記好，還多管閑事，是不務正業。還有，還有……當時她不吱聲，表示同意了，誰知道她這回還寫。

黃：（看完信）好呀！你打電話叫她來，讓我自己和她談談。這些小丫頭出發點也許是不壞的，就是不明大體，不滿現實。她們以為創造這個家業就象吃飯那樣容易。過去的艱苦階段他們不知道，現在舒舒服服地坐辦公室還不满意。（凝視著遠方，默然不語。）

（姜打電話到會計科叫小趙來。）

黃：（左手拿起了茶杯，右手放在背後，深深地嘆一口氣）工作真難哪！要是馬處長在這裡……

（姜秘書一聽見馬處長三个字好像想起一件事，馬上打斷黃的話。）

姜：哦，經理，馬處長來了一封信，給你的。

黃：有信給我！快拿來。（姜匆匆打開抽屜找信，黃緊走几步到姜桌邊，忽然被桌邊放著的小行李卷絆了一下）……這是什麼東西？

姜：那是省里來的一個李同志的行李。

黃：（皺眉頭）幹什麼的？

姜：我不知道。

黃：（不介意地，拿過信，一邊拆封一邊說）老首長是忘不了我的。（看信）哈哈！他胖了。還問我胖了沒有。哈哈，還叫我少看些戲，多看些書。其實我現在看戲也不算太多。……叫我保重身

体。他了解我，完全了解我。宝贵啊！这种革命的感情。还有，省人事科已將他的一个内弟調来这里来工作，叫黎明，今天便到。老姜，你說剛才那个同志姓什么？（指行李卷。）

姜：是姓李一黎（他也說不准是李还是黎）。

黄：多大年紀？

姜：三十来岁。

黄：什么口音，是不是山东口音？

姜：……好象是山东口音。

黄：那准是他了。他就是馬处長的內弟，應該照顧一下（心里很高兴）老姜，你看讓他到那里工作？

姜：到商店去吧？

黄：不好，太累了。

姜：到會計科吧？

黄：不好，他們也常常加班。

姜：那么到人事科吧？

黄：也不好，干部問題最伤腦筋。

姜：那么到……

黄：我倒有个主意，就讓他在經理室工作，你不是很忙么，就叫他做你的助手，如果做好了，以后提拔他当副秘書。

姜：很好，很好。

（李上。）

姜：这位就是黎同志。

黄：（很热烈地和李握手）老黎，什么时候到的，路上辛苦吧！

李：（愕然）您……是黄經理吧？

黄：是，就是我。馬处長身体好吧？

李：他挺好(掏介紹信給黃)这是我的介紹信。

黃：(打開，沒有看便扔在桌上)有信沒信還不是一樣，我們相信的是人，相信的是革命的历史。一張紙，一個圖章有什么用！

李：我这次来这里是……

黃：(打斷他話頭)你不用說了，馬處長來信已經說明白了。我也給你考慮好了。你完全不用擔心，啊，先休息兩天再談工作吧。

李：(莫名其妙)馬處長？——來什麼信……？

姜：是呀，黃經理和馬處長不是一天兩天的交情了，知道你來了，他還能不告訴我們？

黃：哈哈！我和馬處長已算得上生死之交了。我告訴你……(又端起茶杯)……那是四七年的事，馬處長當時是我們的隊長。有一次我們押着十車糧食上前方，忽然給中央胡子攔上了，團團地把我們圍住(用手繞着茶杯打圈子)，打了一天一夜，我們的子彈都打光了，馬處長爬在我身邊……(趨上。黃用手指她坐下。自己繼續說)……他說，老黃呀！我們不能等他們上來抓活的呀！我說，那怎麼辦？馬處長說，我們沖呀！說着，他驀一下子站起來，(聲音漸漸激昂慷慨)頭一個跟他站起來的就是我。大家齊聲喊，沖呀！胡子都吓跑了。就在那時候，我大腿上挂了彩——唉！那時候我們天天生活在槍林彈雨里，出生入死，那才是革命工作呢！現在，算了，不用說了。老黎，我和你虽然是頭一次見面，但因為你和馬處長的关系，我早把你看成自己人了。

李：(更加莫名其妙)黃經理，我什麼時間開始工作？

黃：你先別忙這個。我介紹你認識一下，這位是姜秘書，你將來就在這裡工作。姜秘書會告訴你怎樣做的。